

明

史

明史卷九十四

志六十八

河渠十 郡國水利下

成化二年閏三月修直隸壽州安豐塘四年十一月
行人于垣請疏山西石州城河命三司官勘議六年
正月浙江平湖知縣李翥乞修本境周家涇並獨山
海塘詔下所司四月巡撫都御史張瑩言寧夏屯守
之資全賴黃河水利前人創立漢唐二壩引水分渠
灌溉蓄洩專人掌之先以邊警展築唐壩關堡獨漢
壩堡塞未立累被寇掠欲得如例修築庶便屯守從
之七年九月錢塘江岼爲風潮湧決千餘丈近江居

民田廢俱沒山陰會稽蕭山上虞四縣乍浦歷海二
所錢清諸場災亦如之守臣以聞命侍郎李顥築之
八年二月巡撫都御史吳珍請隄襄陽府衛濱江岬
報可十年八月戶部會官廷議直隸江浦縣北城圩
舊有古溝北通滁河其浦子口城東亦有黑水泉古
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橫中岡隴截斷若鑿通成河
則旱有所引澇有所洩民實利之是其議十一年七
月浙江布政使甯良按察副使楊瑄上杭州水利議
謂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之一宜因其古
蹟浚使爲河構石作橋以道湖水外置一閘相時啓

閉以禦橫流庶幾水利復興下部議覆許之九月巡撫都御史牟俸奏山東舊有小清河上接濟南趵突等泉下通樂安沿海高家港等鹽場大清河上接東平坎河等泉下通濱州海豐利津沿海富國等鹽場後皆淤塞旣苦盤剝時或雨水尤患滄漫近勸農叅政唐瀘爲之通濟造閘其利甚溥所恐久而復廢宜令瀘兼治水利永著爲令詔可十二年三月巡按御史許進言河西十五衛東起莊浪西抵肅州綿亘幾二千里所藉水利多奪于勢豪宜設官專理詔屯田僉事兼之十四年五月吉王見浚奏長沙府西臨大

江水勢洶湧無迴岬宜濬西南通江舊港以泊舟楫
時遣官營府第請令完日督其事帝特從所奏八月
巡撫都御史牟俸奏直隸蘇松與浙西各府頻年旱
澇不登人民供輸常賦之外室如懸磬總緣周環太
湖乃東南最下之地而蘇松尤最下之衝以故每逢
積雨衆水奔潰遂爾湖汭漲漫滄沒無際常考太湖
即古震澤上納嘉湖宣歙諸州之水下通婁東吳淞
三江之流東江今不復見婁松入海之道故蹟俱在
其地勢與常熟縣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導太湖之水
以入江海使民無墊溺而土可耕種歷代開濬具有

成法本朝亦嘗命官修治未得其要濱湖豪家盡將淤灘栽蔣爲利治水官又不周悉利害率於通泄處所置石爲梁壅土爲道又慮盜船往來則又釘木爲柵以致水道堙塞公私交病請擇大臣中深知水利者使端理之仍博訪所宜于農間興役旣成之後當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則水勢疏通誠東南厚利也部議宜令俸兼領水利聽所濬築其端設分司俟功成再請除授詔可十五年九月詔修南京內外河道十八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吳誠言雲南東西二溝水發源松華壩黑龍潭直抵西南柳壩南村

等處灌田數萬頃歲修溝埂開閘壩用銀七百餘兩
例給官錢請以都司公田租入給之詔可七月都御
史李田奏居庸關水關城券及隘口水門四十九座
城垣樓鋪墩臺一百二處爲水衝決乞撥官軍修理
從之二十年九月命修嘉興等六府海田堤岸特選
京堂官往督之二十二年十月南京守備成國公朱
儀請勅工部濬中下二新河以便戰船江操避洄風
濤從之弘治三年三月巡撫都御史丘鼎言成都灌
縣都江大堰漢李冰所鑿以溉民田今多被居民侵
據堙塞宜增設憲司領其事從之五年十月戶部會

議直隸海門縣置當江海之濱每患潮水衝沒乞令
遷於高阜之處庶官民廬舍兩無所慮詔如議六年
十月巡撫都御史徐恪奏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
府有高平萬全兩渠懷慶府有廣濟渠南陽府有召
公諸渠汝寧府有桃陂諸堰今皆灌漑藉其利至故
渠廢堰亦在在有之但歲久漸堙雖行分守官疏導
而事無定委難以責成請勅撫民叅政朱瑄專領之
從其請七年四月濟南京天湖二河備軍衛屯田水
利七月命侍郎徐貫往同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諸
郡水利八年四月貫告成功初貫奉命往治蘇松水

道奏以主事祝萃自隨時議者謂常熟白茆港蘇松
諸水由以達海頻年江口漲沙積爲平陸水故失道
故爲患甚萃自乘小舟究尋源委於是命蘇州通判
張旻分䟽各河港水潴之大壩旋調夫役開白茆港
沙面乘潮退決大壩之水衝激之沙泥刷盡潮水蕩
激日益深濶水以達海無阻又命浙江叅政周季麟
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又增繕湖州長興
等處隄岍七十餘里至是訖工貫上言東南財賦所
出而水患爲多永樂初命尚書夏原吉䟽濬之地方
蒙利然當時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迨今九

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祇役督官行視濬吳江長橋一帶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泖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淞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各處陡門以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上流疏通不復堙滯矣是役也計修濬河

港涇瀆湖塘陡門隄岍百十有五道作者二十一萬
六千二百八十餘人給糧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七石
椿木銀八百六十兩祝萃之功多焉九年七月提督
蘇松水利主事姚文灝條陳上請一設導河夫如前
代撈淺開江專供濬治一發濟農米如宣德初侍郎
周忱設濟農倉積貯餘米俟歲役支給賑助一給修
閘錢考浙西水功前代提督官皆用緡錢至數十萬
今郡邑無碍官錢宜許水道修理支用一開議水局
訪求境內習知水利耆老每歲冬初至局仍檄各治
農通判集議下部覆行惟水局已之十二年十二月

巡撫都御史王珣奏寧夏孤懸密近寇巢所賴西北
據賀蘭東南帶黃河爲之險阻自寇入犯山下隘口
常所出沒設兵按伏自不可踈然苦水澤燥竭軍馬
就取僻遠時或寇入不知本邊按有古渠三道極東
爲漢渠差中爲唐渠其流皆通惟西一渠逼在山下
長三百餘里廣二十餘丈兩岨危峻相傳亦漢唐舊
跡總成淤塞是宜發卒濬鑿引水下流即以土積東
岨築之如山仍度要害處建置營堡畫掣各軍馬按
伏沿河堡內以遏寇衝並可寓農于兵且耕且守以
爲備禦長計請發帑銀三萬兩再借靈州六年鹽課

以給其費詔下部行十三年二月珣又請于靈州金積山河口開渠灌田量起附近人戶即就春時濬成其地各撥軍民佃種起科從之十八年二月直隸常熟民奏本縣有白茅耿湮等塘浦原三十餘處水與江通旱澇無室後以沙淤上奏止開白茅耿湮其餘源流接連通江舊道乃被沿河土豪私造橋梁種植蘆葦及填塞基址截築圩岍以致傍江小民逃移失業乞從尚湖口清至江邊及黃泗等浦新莊等河通行築壩疏浚從之四月學錄陳肆奏浙東之地高阜患旱設立湖閘隨時蓄水以濟東山等鄉其後塘下

有力之家年侵月削岝皆崩圯水亦枯涸旱輒大苦
洪武初官於湖側剏開小港一道以通後湖亦被富
民填塞乞令水利僉事如舊清浚從之十月巡按御
史車梁奏杭州西湖周圍三十餘里專蓄水以溉田
近年豪右侵占以爲園圃池蕩種植桑柘芟藕或塞
爲田或築爲居又欲固爲己業則於冊內捏收佃稅
給帖影射官府因循莫能禁察水旣堙阻昔所仰溉
之田乃盡荒蕪乞查究還官興工開浚從之正德七
年七月修廣平府滏陽河口等處堤岝十四年六月
詔濬南京新江口右河務令深廣通潮汐其左河俟

年豐舉之十五年八月御史成英奏應天等衛屯田
在江北滁和六合諸縣者地勢低屢爲水所敗誠從
金城港抵濁河達烏江三十餘里因古河舊跡興役
浚之則水勢洩而屯田利詔可十六年正月進巡撫
侍郎李充嗣尚書兼管吳淞等處水利嘉靖元年四
月巡撫都御史周季鳳築浚東鹿肥鄉獻魏等縣堤
岬河渠十月賞修治蘇松等處水利功尚書李充嗣
郎中顏如環林文沛叅政徐讚各銀幣有差先是蘇
松諸郡水道盡爲勢豪所據充嗣釐剔不撓謗語上
騰具疏自明詔深慰之乃畫水爲井地示開鑿法戶

占一區計工刻日造浚川耙而以巨筏數百曳木齒
隨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百餘墜鐵帚于尾以導
之浚治故道改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二年二
月修德勝門東朝陽門北城垣河道五月築儀真江
都官塘初兩邑有塘五區建閘蓄水豪民規以爲業
古蹟漸廢御史秦鉞請勅河道官行視清築如舊敢
有占種盜決者治其罪六年十二月詹事霍韜言洪
武初勅諭陂塘湖堰盡度地形修備旱澇此令視今
陝西河南山東諸地尤宜以皆河流所經誠開鑿溝
渠引爲陂堰不惟浸灌稱利而水道旣多又得以分

殺河力使無橫溢之害從之十年七月巡按御史胡
體乾言蘇郡以千里之地納諸路之水其洩也有川
其容也有區今潮汐衝蕩芟蘆叢蔚水日以淺且松
江最居下流更無瀦洩處所汎溢爲患固其宜也急
宜求三江入海之故跡疏之爲策有六曰開川曰浚
湖曰殺止流之勢曰決下流之壑曰排潮漲之沙曰
立治田之規特以專官經理其事如何棟林文沛再
以委任于此必有成效詔行直隸巡撫議覆十一年
五月太僕卿何棟言真定鴨河沙河磁河其源俱發
五臺山會諸支河水抵唐河蘭家園合流而入河間

又復抵天津入於海但河間地形東南高西北下故水自蘭家口一決則肅寧新安諸邑皆罹其害乃欲隄口濬河工費浩大二麥在野必盡蹂躪且宜隨地修濬以爲暫時計又涿州胡良河良鄉琉璃河總東入渾河北渾河旣壅二河自難順達以是橫溢居地不下數千頃猶幸淤沙僅四五里許用力頗易乞亟濬之部覆允行七月郎中徐元祉受命行賑言順天等府水患不消民瘼難起河本以洩今反下壅淀本以蓄今反上溢故諸郡常苦水較其大分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則利多於害保定則害多於利河間實全

受其害弘正間曾爲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策宜先濬本河俾河身寬濶九河自山西來者南與滹沱河合而不侵真定諸郡北與白溝河合而不侵保定諸郡此治水第一義又浚支河令九河流經大青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湮盤口入經白洋淀從蘭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庶幾細流派納水力可以分又濬決河九河如安流本支二河自可受驟一遇漲則所衝處量留一口復濬使合成一渠於以殺湍水備非常又濬淀河令其淀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虛則受盈則洩不

至湔溢爲害又濬淤河使九河東逝悉由故道高者
下下者通凡占據曲防者抵罪又濬下河九河一出
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於苑家口處濬則本支
等河兩涯不滯其勢自直達于海然施工必始苑家
口漸有成效然後次第舉行庶可爲諸郡少減水害
帝嘉納之十二年八月直隸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
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濶五十丈近舊河十里餘有
司以聞詔管河官亟爲繕治十三年五月巡撫都御
史周金言蘭家園決口塞之則東溢病河間不塞則
東流漸淤病保定宜將決口存留量起隣河夫役濬

廣新河使水東北平流無壅涸患從之二十四年閏
正月巡按御史呂光洵上言蘇松水利一曰廣疏濬
以備豬洩三吳宿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諸澤之
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
抵高田嘗苦旱卑田常苦澇昔人于下流疏爲塘浦
導諸湖水由北入江由東入海又引江潮流行於岡
隴外是以豬洩有法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
多堙塞不治惟黃浦劉河二江頗通然太湖之水源
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
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治之之法宜先自

要害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並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滯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乃濬艾和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淞江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壅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

徑也一曰修圩捍以固橫流蘇松常鎮是居東南下
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豬難洩雖導河濬浦
引注江海但每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
行田門衝嚙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
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以治田
爲本臣詢故老皆云前三十年民間足食得因餘
力營治圩岍而田益完美近皆空乏無暇修繕故田
圩漸壞歲多水災合勅所在官司專治圩岍高則
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
得漫衍而咸歸于浦河則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

隴之地亦因江水而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
但利于低田而已一日復版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
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潮急以故沙隨浪湧而其
勢易淤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里餘或七八里夾
流爲閘平時隨潮啓閉用禦淤沙歲旱則長閉以蓄
其流歲滯則長啓以洩其溢所謂置閘有三利益謂此
也近多堙塞惟常熟福山閘尚存故老以爲河浦入
海之地誠皆置閘自可歷久不壅一日量緩急以處
工費䟽濬之役必須先其大者餘以次之更許借緡
錢資贖鍰庶足濟用是必宜倣有宋范仲淹募饑民

修水利之法而力行之。一日重委任以責成功。先朝大臣經理若巡撫周忱等皆受任專歷年久事權不分。又得盡所區畫。功以是著。詔悉如議。十一月光洵又奏三吳水利次第開濬。乞專委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責以底績。從之。十二月浚南京後湖。二十六年二月。給事中陳斐言。大江以北地勢平行。一遇霖潦輒爲水居。當似江南水田法。督長吏開通溝洫。使田間餘水得歸洩於河。又時加疏導。令無淤渠。則水患以祛。歲收自倍。報可。三十八年七月。總督尚書楊博言。宣大荒田水利宜開。從之。是年巡撫都御史翁大

立言東吳水利自震澤浚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又姑蘇爲三十六浦松江爲八匯毘陵爲十四瀆共以節宣旱潦近因倭寇衝突汭港之交率多釘柵築堤以爲捍禦因致水流停滯淤滓日積渠道之間仰高成阜且具區湖渚並水而居者雜蒔茭蘆積泥成蕩民間又多自起圩畝量報陞科上流日微水勢日殺又黃浦婁江之水比爲舟師所居下流亦淤海潮無力水利難興民田漸瘠將來賦稅安所從出望特遣能員亟行興修如吳淞白茆七浦等處宜造成石閘啓閉以時再於鎮江常州漕河一帶挑濬深

廣使輸輓無阻公私之利也詔可四十二年十月給事中張憲臣奏蘇松常嘉湖五郡水患疊見不可一日踈其浚治即如前年一望千里滙爲巨浸至蠲上供錢數十餘萬實由治水諸臣徒文具耳今宜先濬支河通潮水復築圩岸禦湍流然後舉其水之大者如濬白茆港以達于江濬劉家河以達於海其七浦楊林及凡河渠湖蕩諸壅淤沮洳者悉加疏導尤須相度水勢衝搏之所築爲板閘以時節宣然非特勅重臣端事總理恐成功難奏也帝以江南久苦倭患財力旣竭民亦未宜重勞許量濬支河餘已之四十

五年五月叅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理蘇松水利
詔巡鹽御史兼之先是給事中秦鰲言畿輔北抵深
州南距慶雲水土沃饒宜選南人爲長令募南人爲
農夫隨地高下鑿渠築堤畢力樹藝三輔自足萬年
本計也詹事霍韜言真定永平諸境皆多澗泉宜開
治溝洫勸農勤力旱灌潦洩當變捐瘠爲富饒皆不
果行隆慶三年四月巡撫都御史劉慤請開竹筒河
以洩漢江勢從之九月巡撫都御史谷中虛請命巡
鹽御史兼理兩浙水利報可是年巡撫都御史海瑞
言往時吳淞江盡洩太湖水由黃浦入海近來潮泥

填淤吳淞下無所瀉太湖益以奔湧農田告病臣于
舊歲冬巡歷上海按行故道量有淤塞當浚地長一
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有奇江面原濶三十丈有奇
須開十五丈有奇約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有奇
適今歲凶民饑急需賑濟特與興工水道旣通荒歉
並濟於是濬黃渡至宋家橋約八十里明年春瑞又
言臣行濬吳淞隨巡至常熟士民紛紛請重疏白茆
港雖三歲前曾經開挑止通一線窄流以故水患不
能盡去全吳北境均受其大害因爲相視丈驗濶者
不過四丈深約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深約二尺果覺

淺狹考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北止白茆中止
劉河劉河通達無滯吳淞方在挑疏若不竟反白茆
終留民患就其舊跡廣狹淺深通融議濬約長五千
七十餘丈估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餘人計費
四萬一千二百三十餘兩乞命部議瑞又言吳淞垂
竣惟東西二壩未開父老皆稱太湖水道節有攔壅
如崑山縣夏駕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
胥口及凡可通流下吳淞處逐一挑畢方可開壩告
成併望勅部吳淞白茆務使時加修濬勿至曠廢從
之七月築海鹽縣海塘成十二月左都御史葛守禮

言京師地勢東南卑窪河自西來以十數固皆久淤
一值雨潦千里爲壑宜倣古制開溝洫在京南者盡
東其畝其地廣限以三年在京東者盡南其畝其勢
急期以期月如原隰高下崎嶇畸零不可井則遠以
深溝如古十夫制通川入海濬畝澮距川川塗皆利
旱潦無憂五穀用是以登千溝萬渠縱橫錯落敵馬
不得南奔兼以召屬窮民赴工給銀是亦可爲寓賑
計一舉三善請亟行之下戶工二部議五年七月詔
浙江僉事兼轄蘇松水利萬曆元年二月巡按御史
舒鰲奏承天荊州岳州等處頻年堤塍衝決洪水橫

溢民遭陷溺不下數十萬計乞留鮮京贖鍰銀五千兩爲修築費從之七月勅巡按御史督治順天河間保定真定水患二年四月築湖廣荊州窠穴新衝承天泗港謝家灣諸穴口五月巡撫都御史楊兆言順永八府歲遭昏墊保定真定爲水所自出旣多橫流蕩沒之患順天河間爲水所共滙皆成沮洳荏葦之場請勅隨宜塞濬部議畿輔災荒頻仍當俟稍裕鳩工報可九月復築湖廣荊岳等府松滋等縣老垸堤四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宋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

沿江而東皆趨常熟江陰其中太湖瀦蓄滙爲巨浸
流注龐山瀆墅澱山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
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者則入于江東北經崑山太
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各入於海諸水聯
絡四面環護中如仰孟就其全勢而論杭嘉湖常鎮
勢統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爲諸水所受最居下水利不
可一日弗講也乞專設水利僉事以裨國計部議仍
遣御史董之六年三月巡撫都御史胡執禮疏稱全
吳水利工費浩繁今先開吳淞江長橋黃浦等處請
料價銀一萬二千兩以資修濬從之巡撫都御史徐

拭言海鹽秦駐山南至澈浦所地方原有舊河商旅
駢集設有澈浦稅課局以收鈔利近年河塞舟斷前
局裁革且潮來無備小民被害尤劇請因舊跡再爲
開通即以濬河之土用之築塘禦潮從之七月給事
中王道成言國初以來一切圩畝陂塘盡皆荒圯年
復一年水利大壞卒逢旱潦勢成坐斃宜飭水利官
巡行修治從之十月巡按御史林應訓奏吳淞江入
海中道工竣先是應訓議蘇松水利在開吳淞江中
段以通入海之勢太湖入海其道有三東北由劉河
即古婁江古道東南由大黃浦即古東江遺意其中

爲吳淞江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四縣界以入海乃太湖正脉今劉河黃浦皆通而中江獨塞者蓋江流與海潮遇海潮渾濁來則洶湧而其勢莫禦去則遲緩而其泥易淀所賴江水迅疾而衝滌之劉河獨受已陽諸湖之水又有新洋江夏駕浦諸水從旁注之大黃浦總會杭嘉二郡之水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灌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雖有渾濁而不能淤也惟吳淞江則不然其源出長橋石塘之下經龐山湖九里湖而入乃今石塘長橋已堙龐山九里復爲灘漲其來已微而其中又爲新洋江夏駕浦等處

掣其水以入劉河勢乃益弱及與潮遇安能勝洶湧之勢而滌渾濁之流也日積月累淤塞至如一線遂至水失故道時虞滛濫支河小港亦復壅滯舊熟之田半成荒畝而民多離散矣前任巡撫都御史海瑞力破群議挑自上海縣江口宋家橋至嘉定縣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兩旁積荒之地悉皆播種自艾祁至崑山縣慢水港六十餘里則俱漲灘急宜開濬計濬九千五百二十九丈濶二十丈估工費銀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兩有奇此江一開則太湖之水直入於海歲或霖潦必免泛濫而就中濱江諸渠得以引流

灌田將來青浦一帶積荒之區俱可開墾成熟矣至是工以三月而舉費以二萬四千九百兩而足初並議疏吳家長橋以宣出湖之源吳江縣治居于太湖正東湖水由以下吳淞達海宋時運道所經畏風波阻險乃建長橋石塘以通牽挽長橋長百三十丈爲洞六十有二石塘小則有竇大則有橋內外浦涇縱橫貫穿皆爲洩水計也嗣石塘涇竇半淤且塞長橋內外俱灘可耕僅得一二洞門通水再若不行疏濬雖開吳淞下流終無益也今自龐山湖口繇長橋至吳家港丈計濶狹長短不等共應工費銀二萬二千

八百八十六兩有奇此河一開則河有所洩江有所
歸源盛流長爲利大矣再浚山涇港諸瀆以導達浦
之流松江之大黃浦西南受杭嘉二郡之水西北受
澱泖諸蕩之水總會於浦入海而秀州塘山涇港諸
處實黃浦來源也今自澱山湖分流入黃浦一帶漸
多淤淺宜爲疏濬而自黃浦橫潦株涇經秀州塘入
南郊至山涇港等處待濬尤急計一萬四千三百七
十八丈費三萬六百一十餘兩此河一開則雲門西
來之水無阻而黃浦之流爲益盛矣他如蘇之茜涇
楊林白茆七浦諸港松之蒲匯官紹諸塘常鎮之淞

港九曲諸河併宜設法開導次第修舉八年二月應訓又言蘇松諸郡古稱澤國幹河支港不下數百大則洩水以入海次則通湖以達江小則引流以灌田年久淤阻蓄洩無裨今如吳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匯塘孟瀆河舜河青陽港等處俱經鳩役告成尚有蘇松支河數十處宜半資民力半出公帑盡行開濬俱從之十月巡撫都御史孫光祜請濬蘇松下流以殺水勢太湖水出三江東江久已堙塞黃浦出口亦僅丈餘吳淞江婁江又多淤澱前人因出水無路遂於常熟崑山間疏白茆諸江以洩太湖水又於江陰

間開數港以洩宜興諸瀆水更於各處田中創爲塘浦隨宜節宣令當盡行濬治如前則下流有歸矣再築堤岍以捍橫流下流雖濬然暴遇淫霖勢必瀰漫隴畝宜相田高下築爲圩岍則水潦無害矣再疏溝洫以資灌溉下田雖治然瀕海地高勢雖厭浥堤岍宜鑿爲溝渠引水滋注則旱暵有備矣報可十年三月增築直隸雄縣橫塘八里禦滹沱暴漲十三年九月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先是貞明欲興西北水利裹糧詣京東相度謂泉從地漫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其間民棄不業之地

召民業之必官助其力而屯牧地之在官者併使民得盡爲墾治京東北其端而列輔可漸行也列輔引其緒而西北可漸行也邊郵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也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青徐皆可漸行也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貞明往視之爲邏者所跡遂被謫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譚一書尚書譚綸見之以爲必可行而是時巡撫都御史張國彥副使顧養謙正開水田於薊永玉豐間亦方有效於是都給事中王敬民疏薦貞明帝特爲召還賜專勅勘議水利貞明迺先治京東州邑如密雲燕樂莊平谷水峪寺

龍家務莊三河唐會莊順慶屯地薊州地北有黃崖
營西有白馬泉鎮國莊東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別
山鋪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從遵化平安城夾運
河而下沙河鋪西南鐵厰湧珠湖以下韭菜溝上素
河下素河百餘里豐潤之南則大寨刺榆屯史家河
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鴉紅橋夾河五十餘里王
田青莊塢後湖莊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于瀕海之
地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東
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報墾田三萬九千餘畝乘
傳至真定將修治潯沱近墾地未果明年御史王之

棟䟽劾貞明治水不便十有二事且滹沱河非人力
可治徒耗財擾民帝入其言欲罪諸建議興利者大
學士申時行言國家歲費無涯旣不能節而戶口逃
亡田地荒蕪民無遺財地有餘利故莫若興地之利
助民之財此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民有尺寸之地
必種蔬樹果以資日用況於畿輔之區荒閒彌望棄
廢不耕徒使勢豪佔據不能佐公家之急豈不深可
惜哉夫水利田土大明律皆以責之有司故荒蕪田
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
民墾田興利謂之害民殊亦左矣爲此說者其故有

二北方民游惰好閒憚于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勞胼
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家侵削甚多不待耕作
坐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歸於業戶隸於有
司則必已利盡失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不
便者小而便者大矣第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真屬
沙礫不必盡開見種黍麥無煩改作至應用夫役必
官募之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謀國之長策但
曰害民則甚不然也以是貞明得無罪而水田事終
罷十一月巡撫都御史梁問孟旣築橫城堡邊墻石
砌馬頭因慮河西或有徙決則寧夏之境不免黃河

之患請從西岔河建堤障水俾漸東流從之十六年
正月特設蘇松水利副使以許應逵領之應逵巡歷
三江周咨源委自吳江吳家港由龐山湖東行入海
爲吳淞江自東南分流出白蚬江經急水港澱湖三
泖黃浦入海爲東江自東北分流至婁門歷崑山太
倉入海爲婁江吳江便運長堤橫截太湖下口湖流
以阻長橋兩灘亦遂日淤東江失其故道吳淞之勢
皆微土人呼爲漫港外高內卑竟無尾閘浚吳淞八
十餘里築塘九十餘處開新河一百二十三道濬內
河一百三十九道石甃上海李家洪老鶴嘴海岬一

十八里計費所發帑金二十萬之半而役以竣十九
年十一月尚寶丞周弘禴言寧夏河東有漢壩秦壩
請依河西先年僉事江文輝所修漢唐二壩用石包
砌仍於筭利渠外再疏大渠一道北達鴛鴦諸湖詔
可三十年二月巡撫都御史汪應蛟言臣按境內山
川圖蹟質以耳目見聞易水可以溉金臺潯水可以
溉恒山唐水可以溉中山澄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
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
視江南澤國不異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
有議委各府佐及州縣正堂并選南官中能識水利

者周循勘議何處可築壩建閘何處可通渠築堤高
自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發軍民夫
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
頃每歲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
澇之患卽不幸濱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
此國家無窮之利也報可應蛟又言天津葛沽一帶
臣相度疆理行道府副協等官置牛買器開渠建堤
葛沽白塘共種五千餘畝水稻二千畝糞多力勤者
畝收四五石藟豆三千畝畝收一二石依法爲之墾
地七千頃可歲得穀二百餘萬石此行之而效者也

是年真定府知府郭勉浚大鳴小鳴泉四十餘穴溉
田千頃邢臺達活野狐二泉流爲牛尾河百泉流爲
澧河建二十一牖二堤灌田五百餘頃四十二年四
月給事中歸子顧疏言江南歲供財賦半於天下第
財賦出自農田以水爲利亦以水爲害則全係吳淞
江之通塞焉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之
太湖其廣三萬六千頃納受杭嘉湖宣歙應天蘇松
常鎮等郡溪澗之水爲三吳巨浸而三江則錢塘揚
子吳淞也自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
入於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

於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諸郡之水滙以
注海而今且久塞矣以是太湖有納無出客水暴至
即四向潰溢動淹數郡國家財賦將安所輸誠欲國
計民生兩便則舍浚滌吳淞江無策也查宋時江面
原濶九里可敵千浦故與錢塘揚子並稱三江勝國
之末水利不修江流淤塞已失九里千浦之舊本朝
正統間巡撫周忱始立表江心設法開濬淤塞頓通
嗣是巡撫天順四年崔恭弘治七年徐貫嘉靖元年
李充嗣隆慶三年海瑞濬者凡五迄今四十餘年廢
不講矣以至萬曆三十七八等年大浸稽天全吳之

民胥淪魚鰲田禾顆粒無收竊謂今不一勞終難永
逸宜速考故道源委大興畚鍤爲之批導壅閼疏濬
淺隘務使江身深濶水流迅駛太湖下泄滔滔入海
漸及塘浦漸及支河皆令流派四達繇是能吞能吐
可以汲引灌溉既不虞旱即有淫霖亦無滄沒之苦
而三吳歲熟不至額徵歲虧矣乞勅部議覆移咨撫
按此方今經國急務也留中四十三年六月巡按御
史薛貞言吳淞一江居婁東二江之中灌注蘇松吐
納湖海其通塞關民生不小隆慶中巡撫海瑞開濬
賴及三十餘年歷久寢堙疏濬無法淤洩不時潦則

極目沉淪旱則側足焦原害豈獨在民哉國家財賦
仰給東南蘇松二府歲供數百餘萬乞大捐國賦以
資濬工詔下部議天啓四年正月巡撫都御史周起
元言蘇松常鎮四郡最急者莫如水利水利最大者
莫如吳淞江婁江與白茆港三道今婁江僅存一線
而吳淞白茆則竟爲陸地萬曆以往猶加浚治近年
久未施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
浦三壩等處六十里餘淤澱不通白茆港則梅林塘
墩鎮涇等處俱皆填塞小有水災長洲吳江常熟崑
山太倉嘉定上海青浦無錫宜興等州邑輒受淪沒

荒田殆踰萬頃今歲巨浸滔天瀾漫千里夾旬越月
浮宿不消水利誠修何以至此若再因循不治則東
南之患將安底乎且今饑歉極矣願即乘以舉工計
人受糶計日給值其全活必多而水利亦治矣崇禎
元年正月員外郎蔡懋德請濬吳淞白茆等江是年
巡撫都御史李待問亦以是請俱下部議九年 月巡
撫都御史張國維言吳江長橋七十二墩及九里石
塘諸竇爲分洩洪流之支徑淤塞日久遂成阡陌水
無所歸汪洋四溢急宜開濬并增築圩圻務令高厚
使能障水庶幾衝激無虞下部議十年四月御史李

模言水政廢弛逾五十年吳淞白茆埭開殆盡但止
婁江涓涓細流霖雨經旬則數郡之水皆澎湃而下
沿海地高勢無旁洩蘇松竟成巨壑或值亢陽則又
幹河澱塞支港乾枯無計導流以資車戽水旱交病
十歲九荒非大修水利東南之民難免墊溺下部議
時中原盜賊充斥財盡帑虛所在水政皆未及修舉
矣

明史

食貨志敘

天生蒸民立之君固所以養之也養民之政莫先於重農農也者足國裕民之本也古我先王拳拳爲民生計者何周以至耶當夫諮詢疾苦歌詠勤勞不啻自謀其室家讀豳風七月之什亦可想見也已故服田力穡者上也惟正之供本可以佐公家之急即漆林園廛之稅官山府海之利苟得其宜亦足與本富相資輔然則九賦九式固聖人制作精微之所存寧曰淺鮮也哉明祖起自田間久知稼穡之艱難即

位而後重農敦本經畫井然而又先之以節儉重之以董勸咨嗟告誡無刻不在于小民之依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太宗洞悉民隱加意養恬時則有夏原吉郁新陳瑄宋禮何福諸人羣畢其智能以區理之體國經野於是乎綦備矣仁宗基月升遐澤未大究然念茲民瘼曷啻痼瘕宣宗咏憫農之詩下寬恤之令特以農田水利殿最有司一時海內殷富比屋可封治效踰于文景即史冊亦頗艷之矣由英及憲費用浸繁度支每絀憂時者已情見乎辭焉孝廟仁明恭儉休養惇龐更祛苛擾之文民享樂利之澤太和

宇宙其有明之成周歟正德荒遊井里騷動重以世宗耽脩元默六府庶務多寢格不行隆萬之間張居正則從而振舉之如蠲積逋重考成肇行條鞭方田諸法利興害祛公私均便宇內號稱康阜無何晏安鳩毒日就耗虛則神宗倦勤之過也陵曩至于啓禎上下阡危帶甲滿地追呼日急萬里蕭條哀此子遺即半菽莫飽而明社屋矣究觀始末其興也未有不戢於豐裕其亡也未有不由于凋殘雖曰天時豈非人事致之哉善哉箕子之言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蓋本末較然矣有國者其念諸

明史卷九十五

志六十九

食貨一

農桑

元末寇盜遽起民棄土不耕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管田使巡眎隄防水利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不種桑者罰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者罰麻棉布各一疋春時令有司勸農秋觀其獲事行勸懲焉禁民種秫糜米麥吳元年免太平應天鎮江租又免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諸府州縣並

新復土地租徭洪武元年八月克燕都二年春享先
農行耕籍禮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歲爲常
是歲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又以太平
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無爲滁和師旅之興仰其供億
并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詔屢下遇災旱輒免甚
者遣使往賑之嘗幸鍾山回由獨龍岡步行至淳化
門謂侍臣曰朕久歷農畝適見耘耔者冒暑甚困苦閔
其勞不覺徒步至此爲之司牧者曷閔念之衣帛當
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常惻然于心也
命種桐欂栳樹于朝陽門鍾山之陽總五十萬餘株

設漆園百戶二甲軍百樓園百戶一甲軍百桐園百戶二甲軍二百四十樓漆三年一採僅二百斤桐樹歲得油百五十斤所費幾百倍然帝爲之不惜意在率民也又令廬鳳滁和民種棗柿戶二百株間隙地皆令種桑棗授以種法又令益種木棉先是和州脩銅城堰牐東門石牐堰堤周二百餘里濬洪渠堰溉涇陽高陵等五縣田鄠縣民詣闕言縣田百萬頃資東錢湖水灌溉岍有七堰乞併治之於是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蓄旱潦者各因地脩治二十八年奏開天下

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
二處陂渠隄岸五千四十八處是歲二月上元縣典
史隋吉言農民一夫一婦受田而耕一有疾病荒廢
農業請命鄉里立爲民社農時有疾病則協力助耕
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帝然之諭戶部曰古者風俗
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
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里親戚不相周卹
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兼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
以來頻煩教誡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固未變耶朕
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

有窮苦急迫之憂耕獲之時一家匱乏百家裹之百姓豈有不親睦者乎命天下鄉置一鼓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又令大小臣工下及黎庶皆得上書言事民間冰旱疾苦不壅於上聞歲凶饑先發廩賑貸後聞著爲令詔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山東河南民多嫵惰遣使分詣州縣督其耕禁未作革侈靡懲游食海內蒸蒸幾于富庶靖難之際天下復罹兵革旣即位脩洪武之政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命夏原吉治水江南蠲租賑饑一歲數行仁宗爲太子時

從帝出畋園丘帝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
飲食服用以知民艱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民婦子
攜筥括拾草實入民舍老稚皆衣百結歎曰民隱不
上聞乃至此乎令發粟以賑迨即位躬耕籍田詔郡
縣賑水旱飢食其或流亡田土荒棄與除豁已奏聞
帝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土田民賴以衣食者也今
所在州縣奏除豁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
與抑年饑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吾民何以致
此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毋煩苛凡政令不便民者
其條以聞淮徐山東饑立召閭閻草詔蠲田租停罷

官買初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承平日
久率視爲具文帝命奏至即封進將親閱焉宣宗即
位遣使視農事增置督農官禮臣進耕籍田儀帝曰
先王制籍田率天下於農務貴實心耳不然三推五
推何益命周忱况鍾脩東南水政每游幸則召聞農
夫舉耒以知其勞廵近郊觀獲讀漢書序論循吏文
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之賢慨然思得如六
人者布于郡邑作憫農詩示吏部尚書郭璉其辭曰
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
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旣無糠覈肥安得繒絮溫

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眎覆育如乾坤
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天旱躬禱社稷已而雨作甘雨歌閱書畫庫得趙孟
頴所繪豳風圖賦之一日御便殿出織婦詞示侍臣
曰真西山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
夫紅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于前又繪
爲圖揭于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
所由自朕所以賦此也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
最新安縣知縣陶銘言邑在山谷瘠土薄收今歲民
艱食採食不自給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

旦夕輒先發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帝曰真民
牧也下勅褒諭是時三楊以舊臣叅機務蹇義爲吏
部夏原吉黃福爲戶部陳瑄主漕運周忱于謙爲巡
撫守令尚保舉而久任如况鍾何文淵陳本深胡壽
安孔友諒者皆有循績盡心農穡之事役簡賦平老
幼厭梁肉焚獨餘糧粟號稱治平正統初四川瀘州
以土不桑棗難及令格乞隨地蔬果麻苧木棉俱足
資生養令廣植詔可令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濬陂
塘以太僕寺官牛一萬頭給民收牧耕種申樹植之
法勸富民出穀貸民種及平王振用事貪吏剝民仁

宣之政衰。帝卽邊事方殷歲浹凶撫臣王竑
擅發粟賑淮徐饑帝聞之亟稱其賢曰非王竑饑死
我百姓矣憲宗初政耕籍田禁種秫漭寧夏五渠溉
蕪一千三百頃復弋陽官陂二溉田二萬餘畝定長
運法添設叅政同知通判丞簿等官專理勸農然中
外時有寇竊又賞賚無節府庫空虛孝宗躬行儉約
爲天下先耕籍田以倉積定有司考經理蘇松水利
善政脩舉民以殷阜宇內翕然稱治焉武宗工役繁
興中人鎮守徧天下攘奪商利妨廢農業世宗禁京
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麴詔治農官不得別有所理務

使舉業初篤意古禮耕籍親蠶嘗行之不數年遂廢
久之禮官亦不復請然而嘉禾瑞穀無歲不獻也迨
乎神宗海內宴安日久百姓饒足太倉之粟足支十
年間寺積金至四百餘萬然瑞四出民生愁苦所在
生變延及光熹禍患尤烈人心解體揭竿者如麻流
離塗炭以迄于懷宗之亡農桑之務又奚暇及也